

春光明媚的一天渐渐地向晚了；几条不大的，玫瑰色的云彩高高地浮在晴朗的天空，看着似乎不动，却正在飘向蓝天深处。

这是在一八四二年。某省城O市一条街道的尽头有一座漂亮的住宅，在它敞开的窗前坐着两个女人，一位五十岁上下，另一位已是七十左右的老太婆了。

其中头一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京娜。她的丈夫曾任省检察长，十年前去世了。当时他可是有名的干才，为人机敏果断，苛刻而又固执。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但由于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已懂得必须自己开拓前程和挣积家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他恋爱结婚：他长得不错，人又聪明，高兴的时候还相当体贴温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娘家姓彼斯托娃）早在儿时就父母双亡，在莫斯科的贵族女校念过几年书，回来以后和姑母、哥哥居住在波克洛夫斯科耶村的祖上田庄，那里距O市约有五十俄里。她这位哥哥不久离家去彼得堡任职，在生活上对妹妹和姑母十分苛刻，直到最后他突然夭折，宦海生涯也就结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洛夫斯科耶这份家产，但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和卡里京结婚后第二年（卡里京只几天的工夫就赢得了她的芳心），波克洛夫斯科耶就被另一处田产所替换，它不美丽，也无宅邸，但收益却

大得多——与此同时，卡里京在O市买了房子，和妻子就在这里定居了。这所房子有个大花园，一面紧临市郊的田野，一向不喜欢田园宁静的卡里京以为从此也就用不着往农村瞎跑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则不止一次地深深怀念自己那漂亮的波克洛夫斯科耶：它那欢快的小溪，广阔的草地和青翠的丛林。但她在丈夫面前没说过半个不字，对他的才智和见识只有敬仰的份儿。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当他撇下一儿两女与世长辞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完全住惯了这个家，过惯了城里的生活，自己也不想离开O市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是个有名的金发小美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虽说有点臃肿，但那模样仍未失去动人之处。与其说她心地善良，不如说她多情善感，而且直到成年依然保持着贵族学校女生的习气；她娇气十足，只要自己的习惯爱好受到干扰，立刻发脾气甚至会哭起来；反过来说，如果她心满意足，没人和她闹别扭，她也十分和蔼可亲、殷勤体贴。她的家算得上本城最讨人喜欢的家庭之一。她的家产极其可观，那主要不是来自先人的遗产，而是靠她丈夫的积蓄。两个女儿都跟着她过，儿子在彼得堡一所优良的公立学校读书。

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前的就是那位姑母，她父亲的妹妹。当初在波克洛夫斯科耶，她和这位姑母曾度过几年孤寂的日子。她叫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彼斯托娃。大家都说她脾气古怪，个性十足，不管对谁说话都直来直去，虽然没什么钱，但举止豪放，仿佛腰缠万贯一般。她和死去的卡里京处不来，她的侄女一嫁给他，她就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在庄户人家烟熏火燎的小木屋里过了整整十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

怕她。这位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个子矮矮的，鼻子尖尖的，到老依然头发乌黑，目光锐利，走路轻捷，身板挺直，尖细响亮的嗓门说起话来又快又清楚。她经常头戴绣花小白帽，身穿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干吗唉声叹气的，我的小姑娘奶奶？”

“没什么！”那一位说，“这些云彩真漂亮！”

“你是可怜这些云彩还是怎么的？”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

“那位格杰欧诺夫斯基怎么还没来呢？”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问道，一面灵巧地运用着手上的织针（她正织一件大的毛围巾），“他会和你一块儿唉声叹气的——要不就会瞎说八道。”

“您怎么总是对他那么刻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可尊敬的人呀！”

“可尊敬的人！”老太婆不以为然地重复了一句。

“他对我死去的丈夫真是忠心耿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直到现在，一想起亡人他就不能无动于衷。”

“那还用说！你的丈夫是揪着耳朵把他从贫贱之中提拔起来的嘛！”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撇着嘴说道，手中的织针走得更快了。

“看着老实巴交的，”她又说起来，“一脑袋白头发，可只要一张嘴，不是撒谎就是造谣。还是个五品文官呢！唉，有什么可说的，到底不过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身上没有罪过呀，姑妈？当然，他身上是有这个毛病。的确，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也不会说法语，但是，

无论您怎么说，他还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呀，他会巴结你，舔你的手。不会说法语——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的‘法国话’也说得不怎么样。他最好什么话都不会说：免得撒谎。说鬼鬼就到，你看他来了！”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朝街上望了望，接着说道，“瞧他迈着步子走过来了。又细又高，像只仙鹤！”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整了整卷发。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嘲弄地看看她。

“你这儿怎么有根白头发，我的小姑娘奶奶？你该骂你那个帕拉什佳。她怎么就没看见呢？”

“瞧您，姑妈，老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快地说，手指头敲起圈椅的扶手来。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欧诺夫斯基到！”一个脸蛋儿红红的小听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地禀报。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欧诺夫斯基到！”一个脸蛋儿红红的小听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地禀报。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整了整卷发。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嘲弄地看看她。

“你这儿怎么有根白头发，我的小姑娘奶奶？你该骂你那个帕拉什佳。她怎么就没看见呢？”

“瞧您，姑妈，老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快地说，手指头敲起圈椅的扶手来。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欧诺夫斯基到！”一个脸蛋儿红红的小听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地禀报。

走进来的这个人个子高高的，穿着整洁的礼服，稍短的裤子，戴着鹿皮手套，系着两条领巾，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浑身上下，从端正的面孔、光滑的鬓角到走路无声的平底靴子，整个儿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庄重大方。他先向本宅的女主人鞠躬致敬，然后朝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行礼如仪，接着慢慢脱下手套，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去。一连两次恭敬地吻完了她的手，他这才不慌不忙地坐到圈椅上，满面春风地搓着手指尖说道：

“丽莎薇塔·米哈依洛芙娜好吧？”

“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回答，“她在花园里。”

“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呢？”

“莲诺琪卡^①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吗？”

“哪能没有呢，哪能没有呢？”客人慢慢地眨眨眼睛，噙起嘴唇，“嗯！……有啦，是的，有新闻，而且是惊人的新闻：拉夫列茨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回来了。”

“费嘉^②！”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惊叫一声，“你呀，够了，又瞎编是不是，老爷子？”

① 叶莲娜的爱称。

② 费多尔的爱称。

“绝对不是，我亲眼看见他了。”

“唔，那也不足为凭。”

“他很健康，”格杰欧诺夫斯基接着说下去，假装没听见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的批评，“肩膀更宽了，脸蛋儿红扑扑的。”

“健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他怎么会健康呢？”

“是啊，要是别人出了他那样的事，会觉得没脸见人的。”

“那是为什么？”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打断他的话，“简直是胡说。一个人不回自己的家乡，您叫他上哪儿去？再说，他又有什么错！”

“夫人，我斗胆跟您这么说，妻子要是行为不检，那做丈夫的总是不对的。”

“老爷子，你这么说那是因为你没结过婚。”

格杰欧诺夫斯基强做了个笑脸。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稍微沉默一会儿，他问道，“这条漂亮的围巾是给谁织的呀？”

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白了他一眼。

“是给那个人织的，”她回答，“他从来不造谣，不要滑，不瞎编，假如世上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于费嘉，我心里很清楚，他错就错在娇惯自己的妻子。而且他还是自由恋爱结的婚，这种恋爱的婚姻是从来也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老太婆斜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眼，站起身来，又说道：“老爷子，现在您想说谁的坏话就说吧，说我也行；我走啦，不打搅啦。”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离座而去。

“瞧，她永远是这个样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目送姑

妈离去，这才说道，“老是这样！”

“她上了年纪啦，有什么法子呢！”格杰欧诺夫斯基说道。

“您听听，她说不要滑。可这年头谁不要滑呀？就是这个世道嘛。我有个朋友，非常可敬，而且跟您这么说，官职也不小，他常说，就连鸡啄米还使花招呢，总要兜个圈子才凑过去。可我看您哪，我的太太，可真是天使一样的品格，请让我亲亲您那雪白的小手吧。”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柔和地一笑，把胖乎乎的一只手伸给格杰欧诺夫斯基，跷起了小手指。他把嘴唇凑上去，而她则把座椅朝他挪近一些，上身微俯，悄声问道：

“这么说，您看见他了？他真的没有什么？身体和心情都很好？”

“他挺愉快，没什么事。”格杰欧诺夫斯基悄声回答。

“您没听说他妻子现在哪里？”

“前不久在巴黎，现在听说到意大利去了。”

“费嘉的处境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的确，任何人都会遭到不幸，可他的事在报纸上可说是传遍了整个欧洲呀！”

格杰欧诺夫斯基叹口气。

“是的，是的，据说她结交唱戏的、弹钢琴的，还有些大人物，当地叫他们狮子，也就是野兽啦。她已经完全不知羞耻了……”

“非常，非常遗憾，”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知道吗，论起来，他还算是我的远房亲戚呢。”

“那还不知道，那还不知道？您家里的事，哪有我不知道的

呢？天可怜见。”

“他会来看我们吗，您说呢？”

“大概会的吧，不过，听说他要到自己的庄园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抬眼望着天空。

“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们女人可要行为谨慎啊！”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幸，有那种禀性无常的人……岁数也有关系，还有，从小就没养成守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方格手帕，打开），这样的女人当然是有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擦擦两个眼睛）。不过一般说来，要研究这个问题嘛，那就……城里好大的尘土。”他结束了这番议论。

“妈妈，妈妈^①，”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小女孩一面跑一面叫，进了房间，她约莫有十一岁，“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骑着马到咱们这儿来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站起身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来，并且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依洛夫娜，您好呀！”他说道，然后出于礼貌退到屋角，开始擤他那又长又直的鼻子。

“他的马漂亮极啦！”小女孩接着说道，“刚才他在花园角门对我和丽莎说，他要把马骑到台阶前来。”

蹄声嗒嗒，一位身材匀称的骑手跨一匹美丽的枣红马立在了敞开的窗前。

① 原文为法语。

“您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骑手喊道，声音洪亮悦耳，“您喜欢我这匹新买的马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到窗口。

“您好，符拉基米尔^①！哟，好漂亮的马！您从谁手上买的？”

“从马贩子手里……敲竹杠，这强盗。”

“它叫什么？”

“奥兰得^②……这名字挺蠢，我想换一个……好啦，好啦，孩子^③……怎么这么不安静！”

马打着响鼻，来回倒脚，晃着脑袋，喷着沫子。

“莲诺琪卡，摸摸它，别害怕……”

小女孩从窗口伸出手去，但奥兰得猛地前蹄腾空，直立起来，蹶到一边去了。骑手并不慌张，两腿把马一夹，朝马脖子抽了一鞭，不顾它的反抗，又把它逼到窗前。

“当心，当心^④！”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叮咛着。

“莲诺琪卡，请摸摸它，”骑手说道，“我可不允许它胡闹。”

小女孩又把手伸出来，怯生生地碰了下奥兰得抽搐的鼻子。这马一个劲地打哆嗦，咬嚼环。

①③④ 原文为法语。

② 意为海鹰。

“太棒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喊了一声，“现在请您下马到屋里坐吧。”

骑手矫捷地拨转马头，用马刺踢了一下，纵马沿街一路小跑，驰入院中。片刻之间，他已挥着鞭子从门厅跑进了客厅。就在这时，另一个门口出现了一位窈窕、修长、年约十九岁的黑发姑娘，她就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长女丽莎。

那种素往无东的人……

进了房间，她约有十……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

“他的马漂亮极了！……”

丽莎……

……

我们刚才介绍给读者的年轻人叫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潘申。他在彼得堡内务部任特派员，来到O市是为执行一件临时性的公务，直接受省长左年堡将军的领导，这位将军是他的远亲。潘申的父亲是退伍骑兵大尉，一个出名的赌徒，长着一对甜蜜蜜的眼睛，满脸皱纹，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他一辈子奔走于名门，出入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英国俱乐部^①，是个出了名的灵巧但不大靠得住，可爱而令人倾心的角色。尽管十分机敏，可他几乎经常处于贫困的边缘，只留给独子一份微薄而破败的遗产。不过对儿子的教育他却独具匠心。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的法语说得好极了，英语也说得好，德语则糟糕。理当如此——体面人德语说得好岂不丢人？但在某些场合，主要是玩笑之际，迸出个把德国字眼还是可以的，正如旅居彼得堡的巴黎人所说：这也挺俏皮^②。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从十五岁就学会了不慌不乱地进入任何客厅，令人愉快地周旋其中，恰到好处地告辞离去。潘申的父亲生前为儿子开辟了许多门路，每当洗牌的空儿，或是在“满贯”之后，他就趁机对好赌牌的大人物吹嘘他的“伏

① 当时著名的上流社会俱乐部。

② 原为法语。

洛德卡”^①。在自己这一方面，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在上大学期间（他在大学正式毕业）也结识了某些富贵子弟，出入于名门望族。他到处受欢迎：他一表人才，举止潇洒，谈吐有趣，再加上一贯的身强体壮，什么都拿得起来，该恭敬则恭敬，可大胆则大胆，真是个出色的伙伴、迷人的青年^②。锦绣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潘申很快就参透了社交之道，他善于真心实意地遵从种种人情世故的规矩，也会带着半分嘲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同时装模作样，把一切大事看作鸡毛蒜皮；他跳舞跳得非常好，穿着打扮一副英国派头。为时不久，他就名满彼得堡，被认为是首都最机敏、最可亲近的青年之一。潘申果真十分机敏，不比他的父亲差，但同时他又颇有才华，样样都拿得起来：他唱得动人，又会画两笔，能写诗，戏也演得颇为不俗。他刚二十八岁，却已经是宫内侍从，官位也很不低了。潘申十分自信，深信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洞察力。他高高兴兴地迈着大步勇往直前，一帆风顺。他习惯于受到老老少少一切人的宠爱，自以为把人都看透了，尤其是女人，他深知女人的通病。作为一个懂点艺术的人，他觉得自己有热情，有几分痴迷，还有几分豪气。因此，他允许自己不拘小节：吃喝玩乐，结交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总而言之自由自在，简易平和。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冷酷而且狡猾，就是在狂欢纵饮的最高潮，他那聪明的棕色眼睛也在警惕地观察一切，这个大胆而狂放的年轻人是从来不会忘乎所以、完全痴迷的。平心而论，他倒也从未夸耀过自己的胜利。一到O市，他马上就成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座上客，很快就在这个家里混得挺熟。玛

① 符拉基米尔的爱称。

② 原为法语。

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喜欢他喜欢得要命。

潘申向在座所有的人亲热地鞠躬问好，握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手和丽莎薇塔·米哈依洛芙娜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格杰欧诺夫斯基的肩头，然后脚跟一转，抱住莲诺琪卡的头，在额上吻了一下。

“骑这样的烈马您不害怕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问他。

“瞧您说的，它老实极了。对啦，我倒想告诉您，我怕的是什么：我就怕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打牌，昨天在别列尼琴家里他把我赢了个干干净净。”

格杰欧诺夫斯基尖声尖气，讨好奉承地笑了起来：他在巴结这位彼得堡来的出色的年轻官员，这位省长垂青的人物。在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谈话中间他也常常提到潘申的卓越才干。他评论道，怎能不夸他呢？一个年轻人在上流社会得到成功，在办事方面堪称表率，却又毫不骄傲——说起来，潘申在彼得堡也公认是能干的官员，他公务繁忙，可正如上流人士应该做的那样，谈起工作来付之一笑，并不特别重视自己的辛劳，只以“执行者”自居。长官都喜爱这样的下属。他自己并不怀疑，只要高兴，早晚会当上内阁大臣。

“您说我赢了您，”格杰欧诺夫斯基说道，“可上星期是谁赢了我十二个卢布？还有……”

“您坏，您坏！”潘申打断他的话，口气亲热中带有一丝瞧不起的轻慢，而且再不理他，朝丽莎走去。

“我在这里找不到《奥伯龙》^①的序曲。”他开口说道，“别列

① 韦伯作的歌剧。

尼琴娜只不过说大话，说她有古典音乐全集，其实除了些波尔卡舞曲和圆舞曲，她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已经往莫斯科发了信，一星期后您就会有这部序曲了。顺便说一下，”他接着说道，“昨天我写了一支浪漫曲，词也是我写的。您愿意的话，我给您唱一回？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样。别列尼琴娜认为非常可爱，但她的话是不算数的——我希望知道您的意见。不过，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

“干吗以后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插话道，“为什么不现在就唱？”

“遵命。”潘申回答，脸上闪过明朗而甜蜜的笑容，这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用膝盖把椅子推到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下，就吐字清楚地唱起了下面的浪漫曲：

淡淡白云间

明月浮天际

奇光似海涛

浩浩涌大地

君是天上月

照我心中海

悲喜起波涛

心海为君开

我为相思苦

默默谁与诉

君是天上月

清冷一如故

第二段潘申唱得特别动情，特别用力，在那汹涌澎湃的伴奏中，听到了海浪的奔腾，在“我为相思苦”之后他轻轻叹息一声，微微闭上双眼，减弱了声音——缓缓消逝^①。他唱完以后，丽莎称赞曲作得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好得很，而格杰欧诺夫斯基竟放声大叫：妙极啦！诗曲双绝！……莲诺琪卡则带着孩子的敬仰望望歌手。总之，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但这时在客厅门外的门厅里站着的一位刚刚来到的老人却沉着脸耸耸肩膀，可见潘申的浪漫曲虽然美妙，却打动不了他。这老人等了一会儿，用一条厚厚的手帕拂去靴子上的尘土，突然眯起双眼，阴沉地紧闭双唇，弯下那本来就伛偻的腰，脚步迟缓地进了客厅。

“啊！赫里斯托佛·费道雷奇，您好！”潘申头一个喊道，急忙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没想到您在这里——说什么我也不敢在您面前唱我的浪漫曲呀！我知道，您不喜欢轻音乐。”

“我并没有听。”来人用糟糕的俄语说道。他向大家鞠躬问好，然后笨拙地站在屋子中间。

“列姆先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您是来给丽沙上音乐课的吧？”

“不是，不是给丽莎薇塔·米哈依洛芙娜上课，是给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上课。”

① 原为意大利语。

“哦，那好吧。莲诺琪卡，和列姆先生上楼去吧。”

老人就要和小女孩离去，但潘申拦住了他。

“下了课请您别走，赫里斯托佛·费道雷奇，”他说道，“我要和丽莎薇塔·米哈依洛夫娜四手联弹贝多芬的奏鸣曲。”

老人含糊哼一句，潘申接着用蹩脚的德语说下去。

“您写给丽莎薇塔·米哈依洛夫娜的清唱剧她给我看过了。太好了！您可别以为我不会欣赏古典音乐，正相反。古典音乐有时不免枯燥，但却很有益处。”

老人脸涨得通红，直到耳根，他斜瞟了丽莎一眼，急忙走出房间。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请潘申再唱一遍浪漫曲，但他说不愿有辱德国学者的清听，提议丽莎弹贝多芬的奏鸣曲。于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只好叹口气，请格杰欧诺夫斯基陪她到花园里走一走。“我想，”她说道，“再和您谈谈，商量一下我们那可怜的费嘉的事。”格杰欧诺夫斯基咧嘴一笑，鞠了个躬，伸出两个指头捏着帽子，帽檐上整齐地放着手套，他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走了出去。屋子里留下潘申和丽莎；她拿出奏鸣曲，打开，两个人默默地坐到钢琴前面——从楼上传来轻柔的乐声，莲诺琪卡用常出错的指法弹奏着练习曲。

赫里斯托佛·切欧多尔·歌特立勃·列姆于一七八六年生于萨克森郡开姆尼茨市一个贫寒的音乐师之家。父亲吹圆号，母亲弹竖琴。他五岁时已练习弹奏三种乐器，八岁父母双亡，到了十岁就开始了卖艺糊口的生涯。他长期流浪，到处演奏：饭馆，集市，农家婚礼，直至大型舞会。最后他进了乐队，从此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乐队指挥。他是个相当糟糕的演奏家，但对音乐却很精通。二十八岁他迁居俄罗斯，是一位大贵族召他来的。这位贵族对音乐十分厌恶，但为了排场也养了一个乐队。列姆在那里干了七年，担任乐队长，离开他时两手空空，因为贵族破产了，本想给他开张支票，但连支票也不给开了——一句话，连一戈比也没给他。有人劝他离开俄国，但他不愿意离开伟大的俄罗斯，离开对艺人说来遍地是黄金的国度，不愿意穷困潦倒地回到故乡去。他决心留下来碰碰运气。二十年来，可怜的德国人到处碰运气，他跟过各种各样的主人，在莫斯科和许多省城都待过，吃了不少苦，尝尽穷滋味，冰上的鱼儿般苦苦挣扎。他历尽艰辛，但从未放弃回乡的念头，这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命运却连这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福气也不肯赐给他。他在五十之年，一身疾病，未老先衰，潦倒在O市……只能终老于此，完全失去了离开这可恨的俄罗斯的希望，只能靠教课勉强度日。列